

荧屏亮点

《我在岛屿读书2》:在文学飞地上重思生活

了一场对人生经验的全面回望与触碰。从童年的阅读记忆到青年的创作欲望,从宇宙自然到人性幽微,从代际传承到同辈友谊,节目中思绪的延展与飞扬,让观众开启



老友旧识,共话书中人生

范语晨

“百样人生,尽收眼底。在这个放眼都是赶路的新的世相里,它很值得肯定。”这是女作家须一瓜对读书类慢综艺《我在岛屿读书》的评价。偶然知晓这档今日头条与江苏卫视联合出品的综艺评分极高,还是去年冬天的时候。当时未得空细看,只觉得作家与出版人等共同前往一处远离喧嚣的文学飞地,谈天说地,好不惬意。

这是一档名作家的真人秀。余华、苏童、莫言、西川这些长久以来通过作品被认识的作家,在节目里亮相,并呈现出与观众想象中作家形象不同的“反差萌”。第一季开播后,余华的花短裤和“为了不上班才开始写作”的段子,他与苏童的“损友”互动,莫言说自己曾“满头秀发”的自嘲,几位作家年轻时的篮球趣事,都被网友剪成视频cut传播开来。大家纷纷感慨,读《活着》《红高粱》《妻妾成群》时,丝毫没想到写下这些文字的,竟是这样一群风趣洒脱,把观众逗得哈哈大笑的“怪老头”。

玫瑰剧评

《宝岛一村》讲述的是一个更广阔的故事,关于错置,关于无常,关于社群,关于归属,扩展至演绎了整个华人群体的乡愁,进而契合了全世界流离失所人群的人生。

《宝岛一村》:“可能是最后一个亮着灯的眷村”

雪林

在8月10日至8月13日,《宝岛一村》经典版15周年巡演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连演4场,累计吸引了6000多名观众观看。《宝岛一村》由中国台湾著名话剧导演赖声川和节目制作人王伟忠联合编导,2008年12月在台北首演,并于2010年初开启首次大陆巡演。15年来,《宝岛一村》经典版上演超过300场,覆盖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地区。《宝岛一村》来自“眷村子弟”王伟忠的文化记忆,讲述了一个关于根,关于故乡,关于家的故事。眷村曾是安置上百万大陆赴台军人和家眷所设立的聚居地。后来随着时代变迁逐渐消失,仅有个别眷村得到保存。虽然眷村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但从竹篱笆里走出来的,一代又一代人,带着独特的烙印与价值观,汇入时代洪流,成为一股特殊的力量。《宝岛一村》遵循了戏剧传统的“三幕四段”结构,第一幕从1949年开篇,一开始就是颠沛流离的渡海,而后“起家”“朱家”“周家”三个赴台落户的家庭被安置在了宝岛一村,比邻而居,各自分到了一个门牌号,赵家领到的是“99号”。这些外来客,怀着对返乡的热望,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暂时落脚,搭起简陋的木屋,过起了柴米油盐的烟火生活。他们期盼,也确信,这里不过是临时的寄居地,过不了一两年,就能回家。然而,命运和他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一年又一年,返乡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而第一代移民也像蓬勃的杂草般生根发芽,开花结实,发展出了“眷村”这种独特的有着自己的生活形态与族群文化的居住区域。随着活泼朝气的第

二代一个个呱呱坠地,长大成人,不知不觉,宝岛一村已融入三代人的血脉骨肉,成为他们深深眷恋的丰饶家园。曾经离家、想家、想回家的那群人,认定了“这里就是家”。光阴荏苒,宝岛一村的村民终于等到了破冰的春风,萦绕半个多世纪的乡愁从此有了归处。忆当初,此去风吹乌发,有人朝着家乡的方向跪倒,有人抱着家带口渡过海峡;叹而今,回首雪满白头,有人再踏上故土已垂垂垂暮,有人则将一把白骨埋在了眷村。历史的齿轮转动,像其他眷村一样,宝岛一村也逃不开被拆除的命运。珍藏无数回忆的家园化作一片废墟之前,流落各地的村民赶回了“家”,聚在一起吃过了顿热热闹闹的年夜饭,照了和和美美的全村福。临别之际,赵姨小心翼翼地摘下了“99号”的门牌,珍而重之地收好。这是打开往事门牌的“钥匙”,有了它,以后的日子里,路途再长,脚程再远,都不会忘记回家的路。而这块门牌,也陪伴了近50万观众整整15个春秋。《宝岛一村》最动人的美,不只在情怀,更在于真。仅仅三家人的戏,浓缩了几百个血肉丰满的眷村故事;寥寥十几个人的悲欢,晃动着现实中很多人的影子。比如爽朗耿直的老赵,原型正是王伟忠的父亲;如云这个角色,借鉴了多年前前来到赖声川家打麻将的一位阿姨形象;夹在两家之间的朱家房子正中央立着一根电线杆,恰是演员李立群的童年缩影;而小毛回乡探亲的桥段,则源自王伟忠的亲身经历……零碎的真拼凑在一起,合成大写的真,也让整部剧可爱可亲可触摸。这才有了这样一段佳话——某次演出结束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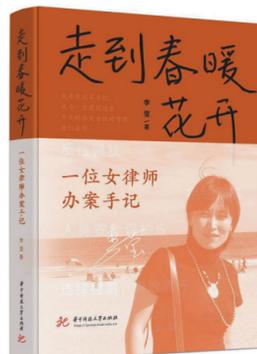
们就开始了随兴而至的漫谈与漫游。熟悉综艺套路的观众们,可能会发现他们的聊天里不乏适合渲染效果的点,但《我在岛屿读书2》任由它们淡淡流过了。就如聊到年轻时的文坛“八卦”时,节目没有精心打造的冲突与悬念,聊到已逝的好友史铁生时,也没有刻意引导的煽情泪点。一切都尽量保持着老友谈话的原味,无论兴奋还是伤感,都不过度渲染。这股温和和节制的力量,让观众的情绪和思维都可以往里偷闲地慵懒下来。即使一搭没一搭地听着,内心仿佛也被潮湿的海风安抚了。不过,同样是静静地、唠嗑式的陪伴,《我在岛屿读书》不同于其他生活类慢综艺的,是它扎实的知识含量。正如网友评价“这是史上最有厚度的慢综”,作家们的现场聊天与后采相配合,几乎呈现了一部综艺版的文学史,每一期都有粉丝总结的书单及时出炉。在节目第二期,作家们回忆20世纪80年代时,苏童就如数家珍地重述了始于80年代的一波波文学浪潮: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让人恍惚间像是又回到了当代文学的课堂。然而,与课本上的客观公允的文学史论断不同,苏童更多重拾起了作为亲历者的鲜活感受,当时还是大学生的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写作、投稿,在新与旧的迭代和张力中冉冉升起。他对写作者与时代关系的感悟让人耳目一新:“你既在浪潮之内,但是独立地写作、自省地写作,是要站起来自主行走的。在浪潮之中,又要挣脱浪潮,这是每个作家的必由之路。”就这样,随着每期飞行嘉宾和话题的变化,文学史的课堂随时在节目中开启:热爱自然与植物的阿来到岛上做客,作家们聊起了惠特曼和自然主义文学;青年作家都执笔来访,大家谈起了世界科幻文学的脉络;众作家受邀做客桂山岛,熟悉古代文学的祝勇聊起了唐宋文学与苏东坡在惠州和海南岛的创作轨迹;而研究比较文学的叶子则总能敏锐地捕捉到不同国度、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与共鸣……在跟随他们徜徉古今中外时,你真的会感觉,文学爱好者的种种兴趣和情思,在这里都能找到栖居之所。然而,《我在岛屿读书2》的治愈力量,不仅是温和的陪伴与知识的摄取。节目涉及的话题包罗万象,延伸开来后,通通指向了同一个内核——文学的生活之根。因此,作家们的每一次讨论,几乎都给了观众一次回忆与重思的良机:作家们回望20世纪80年代凌晨就起来大排长龙买书、每一个大学生都在写诗写小说的火热情景,让人想到《午夜巴黎》中吉他的狂热道寻,不禁去思考我们应如何理解黄金年代?它是否只存在于未经历的憧憬之中?说起文学中的小人物与烟火气,各位作家从记忆中代表着烟火气的情景,聊到人性深处的微妙细节;而文学与旅行的话题则从《西游记》延伸到海

明威,讨论时空变化的速率对人生体验的巨大影响。此外,邀约青年学生作家来节目做客,也是本季的亮点。细数儿时读物时,余华与苏童的学生们惊奇地发现,陪伴她们长大的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是老师们儿时闻所未闻的;时代发生了巨大变迁,而心存文学梦的创作者却一直在涌现。从前,余华、莫言、苏童、朱伟、史铁生一起听摇滚、看足球、谈文学,如今他们自己的学生、“90后”作家叶昕昀、武荭红已经在创作之路上崭露头角,走向成熟,叶子对此感慨道,“文学创作是需要伙伴的”……

与第一季全体男性作家的嘉宾阵容相比,《我在岛屿读书2》采纳了网友的意见,邀请女性作家到岛上。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位学生作家外,知名作家须一瓜、中生代作家孙频和“95后”作家集娟在最近一期做客节目。众所周知,在文学史上,女性写作在很长的时期内是被忽视的。而在优秀女性作家大量涌现的当代,她们的面孔为我们所熟知的也寥寥无几,多数时候我们都只透过文字去感知她们的洞察与才思。须一瓜就是其中之一,她发表在《收获》上的《淡绿色的月亮》,一度让少年时代的我拍案称绝。但一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我才第一次看到须一瓜的“真容”,政法记者出身的她,言辞不多但潇洒自如,干练与柔软的气质在她身上完美交融。而近年来非常高产的孙频,其创作视阈从山林到海洋,打破了人们对女性写作的刻板印象。不过遗憾的是,女性作家的身影在《我在岛屿读书2》中依旧是稀少且参与度不高的,须一瓜、孙频与焦典三人,仅在一期节目中匆匆来去。更重要的是,她们作为女性作家独特的体验与视角,并未在那期节目中得到关注与讨论。这意味着,在女性话题崛起、女性读者在阅读市场上占比较高的当下,女性作家与公众的联结依然是十分有限的。这不仅意味着她们的创作之路可能难以得到更多关注与支持,也同样让读者失落了一种看世界的视角与立场。

因此,在这档综艺重思生活、治愈自己的诗意路途,增加女性常驻嘉宾,让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女性声音、女性立场与女性成就被更多人知道,让更多爱写作的女性观众得到共鸣与激励,这应该许多观众对《我在岛屿读书》的期许。密密匝匝的手记,映照着她脚下并不轻松的路。她阳台上那片小小的花海,似乎是她多年心路的一个注脚。烈日炎炎,灼伤了花瓣的边缘,但她们还是开放了。盛开的勇气是她们的,也是她的。

书人书事



“那是她们的故事,也是我的。”这是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振邦律师事务所的李莹律师在新书中的自白。《走到春暖花开:一位女律师办案手记》记录了家庭暴力、未成年人性侵和职场性骚扰三类案件中的19个故事,同时也是李莹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领域20年来的工作缩影。本书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文字平实而细腻。阅读一个个故事,读者首先会被作者和她的当事人们复杂的情绪深深感染。樱子“不哭,不笑,也不怎么说话”的状态令人心痛;百合忍不住重重拍击桌子,站起身歇斥性骚扰者的勇气令人震撼;李莹得知好不容易脱离家暴的当事人重新回到施暴者身边后长久的“沉寂”令人动容。

叙述故事之外,李莹表达了对案情复杂性和当事人艰难处境的理性思考。对于当事人来说,在决定是否利用法律保护自己,以及在遭遇挫败后是否愿意继续求助法律时,需要面对多方面的顾虑,比如“丢脸不可扬”的文化压力;对子女因此受到歧视的担忧;来自施暴者的报复威胁;家人和亲友的不理解、不支持;社会舆论带来的二次伤害等。不难想象,当事人要冲破这些阻碍,需要多么大的力量和勇气。因此,在这些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有的当事人选择撤诉接受和解,有的当事人在离婚后重新回到施暴者身边……当然,更多的当事人还是选择坚持走下去。这些思考有助于破除社会对受害者的误解和刻板印象,为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她们提供了启示。不放弃,是书中许多故事的关键词。在陈旧的社会性别文化影响下,对性别暴力的盲视和对女性的污名化很容易发生,比如,一些人对于“打老婆”行为的漠视与不干涉,社会舆论对于性骚扰受害者“行为不检点”的揣测等,都是李莹和她的团队在办案过程中要面对的巨大的挑战。那些来之不易的胜诉,源自她无数次“明知难”艰难却依然选择前行的“不气馁”和“不放弃”。“不放弃”带来的,是“被看见”。20年来,李莹经手的300多个案件共同见证了侵犯妇女儿童权益案件逐步被看见的过程,像书中所写:“我们的努力加深了大众对家暴的认识,也拓展了在反家暴领域的法律实践。”这一点得到了事实的印证。比如,家庭暴力和性骚扰案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家庭暴力”和“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相继成为独立案由,法院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时间越来越短,由2016年首次签发保护令所用14天缩短到2022年最快纪录6个小时。更重要的是,随着侵犯妇女儿童权益案件的复杂性不断被看见,当事人的多方面需求也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考量……

书中记录的故事里,令人感到宽慰的,还有受害者和旁观者的觉醒。在海花的案件中,直到进入审理阶段,海花才意识到她多年遭受的家庭暴力并不是自己应该认的“命”,而海花的工友和邻居也开始反思“打老婆是家务事”这种错误想法。这种改变让我们相信,总会有一天,加害者不再施暴,受害者不再无助和顾虑重重,旁观者不再无动于衷。书中记载了20多位女性的伤痛经历,但案件审理结束并不意味着伤痛消失。很多当事人即便迎来了胜诉,也依然可能与曾经的梦魇共处。尽管如此,作者仍然希望能够通过文字带给读者力量和希望,这大概也是她选择“走到春暖花开”作为题目的原因。在这本书面世之际,有很多当事人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海花已经与四个孩子重聚;曾经经历性骚扰的辛夷搬去了新的城市,在一家研究机构找到了喜欢的工作……她们在李莹律师那里获得了支持、尊重与关爱,又将这些传递下去。在当事人眼中,李莹律师就是支撑她们走到春暖花开的底气。

密密匝匝的手记,映照着她脚下并不轻松的路。她说,20年坚持走下来不为别的,就是觉得这件事有意义。李莹家的阳台上那片小小的花海,似乎是她多年心路的一个注脚。烈日炎炎,灼伤了花瓣的边缘,但她们还是开放了。盛开的勇气是她们的,也是她的。

《走到春暖花开》:守望她们盛开的勇气

资讯

“坐标——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革命文物特展”在京开幕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范语晨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承办的“坐标——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革命文物特展”近日在京向公众开放,旨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展览共推出了馆内珍藏的233件革命文物,包括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手稿、巴金赴朝日记展、上海巴金故居二楼书房制景、黄谷柳的《赴朝日记》原件等珍贵文物。此次展览分为五个单元,第一单元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主要展示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抗日军政大学》《在枣园过年》三部著作的手稿;第二单元为“谁是最可爱的人”,展出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手稿;第三单元为“英雄儿女”,展出电影《英雄儿女》的原著、巴金中篇小说《团圆》的手稿;第四单元为“上甘岭”,展出陆柱国长篇小说《上甘岭》的油印修改稿;第五单元“我同祖国在一起”展示了黄谷柳、李蕤和舒群《赴朝日记》的原件,并将黄谷柳两次赴朝拍摄的朝鲜战地写真集制作成巨幅照片墙。展览呈现了构成新中国文学的重要篇章,以此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牺牲的英雄们致敬,向在民族记忆星空上铭刻英雄之名的作家们致敬。展览中,《谁是最可爱的人》手稿备受瞩目。这是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的报告文学,平实细腻地讲述了志愿军战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勇事迹。此文最先于1951年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刊登,后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成为感动数代中国人的名篇。为营造沉浸式的参观体验,此次展览还通过《谁是最可爱的人》立体活动书页、《英雄儿女》大幅翻页连环画、战地书房制景等方式,生动展现了当时的历史和战争场景,并上线有声导览,让观众了解更多展品背后的故事,深刻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幻和英雄的革命精神。



年11月26日于宝岛一村。”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是多少人最简单也最艰难的愿景啊,还好,我们有和平的今天,来之不易,弥足珍贵。这些名场面,随便截出一段,都能戳中你的泪腺,直捣你的心灵。时间过去了,但有些东西永远留了下来,比如伤痕,比如爱,比如家,比如邻里亲情,比如《宝岛一村》。你以为它只是属于一部分特殊人群的感受,其实它讲述的是一个更广阔的故事,关于错置,关于无常,关于社群,关于归属,扩展至演绎了整个华人群体的乡愁,进而契合了全世界流离失所人群的人生。这正是《宝岛一村》15年来历久弥新的秘密,因为它可能是最后一个亮着灯的眷村。